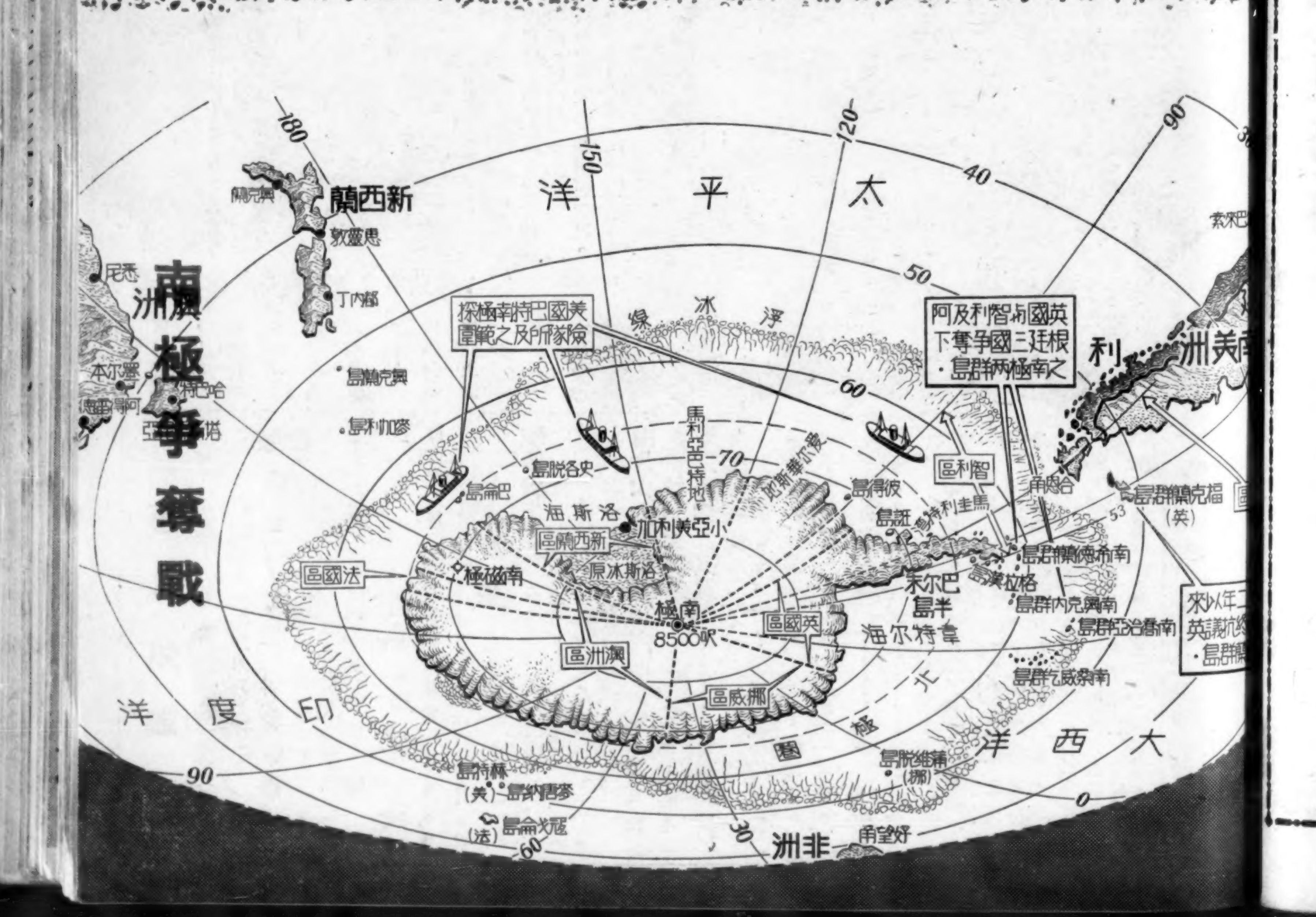
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第九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六日出版



★圖畫中的世界★

東方的不安

誰撒播着種族教派的仇恨？
誰企圖恢復殖民地舊統治？



印度：誰製造着民族的仇恨？

暹羅：法西斯捲土重來？

去冬暹羅發生政變，幕後主持者爲戰時與日寇合作之暹羅獨裁者鑾披汶（上圖中立者）。下圖顯示政變時暹京的武備。（下）朝鮮警察在漢城逮捕學生。



（上）印回分治以後，爲了喀什米爾省的歸屬問題，又起爭端。圖示尼赫魯（右坐者）與喀省人民會議主席阿白杜拉（中坐者）會談。

朝鮮：誰恢復了日本時代的「警察統治」？

印尼：三國領事的調解會有效嗎？

印尼與荷蘭的爭端，月前在美艦倫維爾號上，接受聯合國委員會之調解。圖爲倫維爾艦上的一幕。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九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六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　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　九三四二

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零售每冊法幣一萬七千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十七萬元　掛號：廿一萬元　航平：廿四萬元　航掛：廿八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三元半

郵費匯價另函通知　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瞭望臺

簡單的複雜現勢

天下大勢，越來越複雜，也越來越簡單。

說複雜，目前的世界眞是五花八門：這裏有萬牲園裏野獸般的盲目騷動着的低級的慾望，也有普洛米修士般的捨身爲人類光明竊火的聖潔的精神；有鈎心鬥角損人利己的嚇詐的陰謀，也有光明正大的坦白無私的鬥爭；有仇恨的煽惑，也有團結的鼓勵；有怯懦的殘暴，也有無畏的信心；有進攻的防禦，也有防禦的進攻；有美麗的謊言，也有樸實的坦率；有爲了贏取和平的戰爭，也有爲了掩飾戰爭的「和平」……。

說簡單，那麽世界大勢從未有像今天這樣的明朗；烏鴉是烏鴉，孔雀是孔雀，身上插了孔雀毛的烏鴉，也終於不能變成了孔雀。是非分明，黑白判然。歷史的X光照明了大地，西施還她西施，無鹽還她無鹽。一切扮飾得十分漂亮的面目，或者是假裝「悲天憫人」聲音，都逃不過這個纖維畢露的透視，借用太史公的筆法，所謂「圖窮而匕首現」是也。

兩條戰線上的美國

今天世界上最得意的似乎莫如美國，但最煩惱的也是美國。有位英國工黨作家普列特，寫了一本小書，叫做「金星閃爍的陰影」(The Star-Spangled Shadow)，倒確是畫龍點睛，刻劃出了這個「資本主義最後堡壘」的特點，「金星閃爍」表示了她的得意、忙碌以至於「到處有份」，但「閃爍」以後何以是「陰影」？那就是說，因了她，「世界從此多事」了。

看着美國忙碌的「無孔不入」的活動，幾乎叫人懷疑到這個世界，是否將掛在美國金鷹的翼下。是的，這正是華盛頓或華爾街的企圖，也是今天世界政治最中心的事實，簡單說一句，目前的國際形勢，便是環繞着這一可驚的野心企圖的鬥爭。

在歐洲，一切以馬歇爾計畫爲中心，而馬歇爾計畫的目的則是如何建立美國對歐洲的控制地位。美國議會曠日持久的不休的討論，是爲了這；最近美英法三國在倫敦的會議是爲了這；美國會同英法對捷克閣潮的「譴責」是爲了這；美國對希的援助、對土耳其軍事基地的談判、以至在西班牙的活動和對西的私人貸欵的考慮等，都莫不是爲了這。在這一計畫全面的安排下，英法政府充當了左輔右弼的角色，努力於那作爲馬歇爾計畫工具的西歐聯盟的拉攏。到現在爲止，果不出我們所料，那動搖的荷比盧和北歐的瑞丹挪，都已一步步的進入轂中了。

不錯的，在美國的世界政策上，歐洲佔着最重要的地位，這主要因爲歐洲乃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不過在今天，由於世界處於激劇的變革中，「覺醒的東方」在美國心目中也佔着不下於歐洲的地位。

事實上，馬歇爾計畫不限於歐洲。如果一定認爲有區別，那末也許可以這樣說，馬歇爾計畫在歐洲是有形的，在亞洲是無形的。有形與無形不關重要，要緊的是實質。有形與無形的確定，乃是根據了同一戰略計畫的兩條不同戰線的條件，根據了同一戰略目標的兩種相異的「戰況」吧。

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我們這樣的看法。例如美國參議院議長范登堡說：

> 我們身爲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倘不出而領導世界，就必須放棄我們的領導地位。

又說：

> ……美國對於拉丁美洲、中國以及其他地區也有同樣的責任。（三月一日華盛頓廣播）

馬歇爾說得更明白：

> 我們在考慮歐洲復興計畫時是對付一種情形。當考慮援華計畫時，我們是對付另一完全不同的情形。（二月二十日美新聞處電）

這說明了，戰線條件或情形的不同，可以有戰術上的不同，但戰略目的是同一的。美國衆院外委



喪鐘

會小組會於二十九日發表報告書，主張「由美國爲領袖，建立一强有力的非共產主義經濟集團，包括西歐、中國、近東及西半球在內」，這更明白供出了美國的企圖。

美國議會對於援華問題儘管還在辯論或審查，但美國對華政策或遠東政策，其實已經毫不含糊地塑成了的。二十八日，據美參院撥欵委員會主席白里奇透露，美國將根據協定，繼續供給中國以飛機；衆院則電邀麥帥及陳納德返國報告，將以援華計劃與援歐計劃合併討論，這可見美國加緊對華的軍事支持，已無問題。其次，凱南的抵日，表示美國已決心拋棄對日和會，而直截的實行對日的扶植。至於朝鮮，霍奇宣佈於五月九日舉行「南韓普選」，照北韓人民大會主席金日成的說法：這是「美帝國主義者利用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使朝鮮終於分裂，以便把南朝鮮變成他們的殖民地」的企圖。（塔斯廿九日電）

這樣，看了美國兼歐並亞的計劃，可謂「其志則大矣」了。但事實上，她終於遭到了困難，遭到了無可克服的兩條戰線的困難。「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是今天美國最大煩惱處。

且回過頭來看歐洲的事實。

首先，連那美英所切齒的「鐵幕」後面的國家，正靜悄悄地日趨於鞏固的團結和建設的邁進。除了一連串的商務協定和互助公約之外，最近又有蘇匈公約的締結，蘇芬同盟條約的談判也在進行中。

歐洲有句俗諺：「波希米亞的主人便是歐洲的主人。」這次捷克內閣改組之後，捷克的人民已更確定地成了波希米亞的主人。美英法雖事後發表譴責的宣言，卻是撲了個空。

在希臘，美國已在直接指揮着作戰，但仍沒有使局勢改觀。據報載，希臘民主軍已控制了全國十分之七的土地。到今天，希臘的局勢不但使美國「頭痛」，簡直焦急了。

馬歇爾計劃到處遭到了抵抗和打擊。西歐聯盟雖有進展，但一直攪到今天，也不過初步籠絡了荷比盧，生米下了鍋，尚未煮成熟飯，問題還是很多的。

歐洲如此，遠東的局面甚至更「緊急」。美報曾說「鞍山乃一最緊急的警告」，現在可又從鞍山到了營口。馬歇爾表示對華的五億七千萬貸欵乃在予中國以「喘息的時間」；其實，何嘗不想爲了給美國以「喘息的時間」？無奈「和平」的謠傳連曇花一現的作用都沒有，司徒大使美妙的辭令說了還是否認，可見「喘息的時間」也很難。俗語道：「扶得西來東又倒」，何況連「西」都未曾「扶得」？

凱南抵日

美國已不諱言「扶植日本」了，馬歇爾最近派遣凱南（George Keenan）到日本去，與麥克阿瑟會商該國的局勢。這是美國復興日本的先聲。

凱南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的主席，以反蘇出名。不久以前，在美國「外交季刊」上，化名X，發表一篇舉世注意的力主推行反蘇政策文章的便是他。X是未知數，但這次凱南去日的任務，已是大家共曉了。

二十六日合衆的電訊說得很明白：「……馬歇爾國務卿派遣其首席政策顧問凱南赴日，恐係美國擬激劇修改對日政策，而以全力發展日本，使成爲遠東反對蘇聯擴展的堡壘的先聲。……美國已決定放棄號召懲戒日本的波茨坦立場，而尋覓方法，恢復日本的經濟繁榮，使日本力能成爲亞洲防共的屏障。……麥帥早有此意。凱南之赴東京，係告麥帥以國務院已變初衷，亦作如是想……」

日帝國主義是中國的大敵，它的再起，無疑將威脅我們的生存。波茨坦的立場是盟國對日的共同立場，爲了遠東乃至世界的和平，是應該大家共守的。現在美國竟決心要放棄了，那不但破壞國際的義務，簡直也是在拿中國的生存與安全作兒戲！



「刺刀底下有自由？」

在這麼緊要的關頭，中國政府的態度如何呢？據二月二十七日合衆社南京電稱：「……自權威方面獲悉，中國對日本之一般態度，特別是在對日本和平解決方面，最近業已發生激烈之改變，幾已與美國政策完全相同。……中國政府已放棄對日和約能早日解決之一切指望，中國亦不擬主動採取行動，以打破目前之僵局……政府目前認爲和約之締結倘屬次要，最重要者厥爲復興日本的經濟復興，使

確定地成了波希米亞的主人。美英法雖事後發表譴責的宣言，卻是撲了個空。

在希臘，美國已在直接指揮著作戰，但仍沒有

遠東反對蘇聯擴展的堡壘的先聲。……美國已決定放棄號召懲戒日本的波茨坦立場，而尋覓方法，恢復日本的經濟繁榮，使日本力能成為亞洲防共的屏

能早日解決之一切指望，中國亦不擬主動採取行動，以打破目前之僵局……政府目前認為和約之締結尚屬次要，最重要者厥為復興日本的經濟復興，使

日本能[illegible]的世界政策中能有一席地[illegible]其高級官員特別提出下列幾點：（1）中國對麥帥解除日本武備及民主化日本的政策，表示滿意；（2）美國建議根據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生產水準的平均數，決定日本的工業水準，中國業已接受；（3）行政院刻正考慮將政府對日本戰爭賠償之要求，自美金二十億元減低為十億至十五億之間……。」

血海深仇，創痛猶深。果如所傳，則我國終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境。二十八日申報的社評指出：「



卜相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日本這部侵略的列車，不久又將開動了！」這真是一個令人寒心的警告，不能不深加警惕的。

捷克閣潮

捷克的閣潮，起因於十二個反共閣員的辭職。後來貝奈斯總統仍命共產黨領袖高德華組閣，這軒然的波瀾又立刻歸於平靜了。美英法三國事後雖發表聲勢洶洶的「譴責宣言」，實際上毫無作用。

[illegible]一、捷克原是所有新民主主義國家中比較弱的一環，內外的敵人無時不在進行破壞的陰謀，即如這次辭職的十二閣員，據高德華說就與這陰謀有關。經了這一次的改組，捷克的新民主政權得到了鞏固，同時也加強了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的力量。

其次，這一件事情也是對於馬歇爾計劃直接而有力的打擊，無怪乎美英法的政府要雙腳亂跳。但這能怪誰呢？捷克是痛遭希特勒鐵蹄踐踏過的國家，第二次大戰之前，她首先被西方的盟邦出賣。現在馬歇爾計劃既以復興德國為前提，她能不痛念上次的教訓，而急起力圖自強麼？

關於美國經濟恐慌

許多權威的經濟學家，根據資本主義周期性恐慌的規律，認為美國的經濟恐慌一定不能避免，而且不會很遠。這就是連英美正統派的經濟學者，也都以此為「殷憂」。所以這次美國物價驟然下跌，會引起一陣很大的騷動，人人都在問：這是不是「它」？

這幾天來，美國物價似已「止跌」，於是許多敏感的美國人都額手稱慶，說原來不是「它」。有些人甚至更樂觀，說這次物價跌得好。美國不是鬧着通貨膨脹嗎？這樣一來，反使物價可趨穩定，而且最近美國全國各工會醞釀第三度提高工資，但資方卻可以藉口物價似將繼續下跌，拒絕提高工資云云。

據萊昂捷也夫（A. Leontiev）在「美國擴張主義的經濟基礎」一文中指出：「……即使當物價[illegible]的代言人仍毫不諱言其努力使物價保持其高水準的企圖。美國商會副會長許力武（Shreve）曾經說，物價將通過資本主義的一般歷程加以調節，並繼之以「溫和的退却」（moderate recession）。換成普通話，照許多獨佔資本家的意見，「溫和」的減低生產是有用處的，因為這可以淘汰在戰爭中興起的許多獨立的中小企業，而給金融資本大王以『剪羊毛』的機會，一面可以肅清中小企業者在戰爭中的累積，一面可以造成大量的失業軍，從而削弱勞工運動。」

我們不知道這次美國的物價下跌，是否就是表示這所謂"moderate recession"。但這點意見，在我們研究美國正在到來的經濟恐慌的發展時，是值得注意的。

三月四日



「剪羊毛」

由片山內閣到蘆田內閣

——減半斤加八兩的政變

～～李純青～～



爭復興日本的領導權

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蘇聯代表吉斯倫科要求說明麥帥是否干預片山內閣的辭職或參加新閣的組織？這是二月十七日的事。主席美代表施巴德很調皮的說：「吉代表不懷好意。他企圖強迫麥帥總部供給日本內政的情報。」這則新聞倒有趣。日本內政有秘密情報，盟管代表不得過問，施氏是這樣直捷了當答覆的。盟管代表幹什麼呢？不論「變更日本整個政府」，或「更動日本政府某一大臣」，在組織條文上，根據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報，都有權過問。美施主席這一近於光火的傲岸態度，如非蘇聯代表揭破他的瘡疤，是迫不出來的。

事實並無不可告人的秘密。麥帥干預日本內閣，扶起扶倒，向來公開。請看二月八日盟總代表招待記者怎說，「倘片山內閣辭職，在目前日本內閣沒有多數黨可以繼之組織內閣，惟一方法是由各黨派在議會中協商組織聯合內閣。……我個人的見解，頗不贊成目前的所謂新黨運動。」就是說，片山可以辭職，吉田的新黨運動不行，蘆田要組織聯合內閣。事實驗不驗呢？片山內閣十一日決定總辭職，二十一日議會選出蘆田當首相，蘆田組織聯合內閣。難道還需要施巴德招供？沒接麥帥的「聖旨」，日本死了的內閣也要站着不敢倒，不奉優詔誰能爬上日本的政治舞台？

讀者如不健忘，應記得去年日本四月選舉，三月二十五日麥帥總部招待記者說：「對方向正確的政黨投票。美國將在全世界與非民主的甚至殘忍的侵略的共產主義戰鬥。」這樣，日本人就選出了「方向正確」的社會、民主及自由，一國三公的三大黨。麥帥就很滿意。結果擁了片山上台，麥帥於五月二十四日誇張：「片山君一生為長老會會員。」「足證日本內政已中道而行。」為了「中道而行」這句話，儘管只是一句形式上的話，日本議會也就不能叫麥帥丟臉，把吉田選出來的。吉田擺到一邊，另一邊擺上片山，如此這般，蘆田不又就「中道而行」，合乎麥帥標準了嗎？

蘇聯代表所提問題，我想可以答覆：盟總干涉日本內政是公開的，並無情報。

片山內閣怎樣倒的

表面原因為郵電火車加價，第十三號追加預算，遭受社會黨左派反對。耶蘇基督和十二門徒最後晚餐，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十三」畢竟是不祥的數字，第十三號預算迫倒了片山內閣。這預算是二十七億日元。圍繞着這筆財源，發生了政治立場的衝突——社會黨左派主張不應加重大衆的負擔，可以處分在庫物資或直接以加課所得稅相抵。日本共產黨更提出七種財源，計開八十八億七千萬日元。民主黨、協同黨及以片山為首的社會黨右派，執着維持原案。片山內閣失去了五十餘位社會黨左派議員的支持。社會黨面臨分裂。加上在野黨派的倒閣運動，吉田與平野分進合擊，聲勢浩大，議會的難關難度。在此惡劣形勢下，片山君知難而退，乃掛冠下野。

具體說，此時反對片山內閣在衆院已有如下勢力：（一）自由黨一二一席。（二）脫離社會黨的平野派，二十餘席。（三）社會黨左派，約五十席。（四）其他小黨派，二十席以上。（五）幣原派，十席左右。合計超過二百席以上。衆院議員總數是四百二十一名，片山內閣已岌岌不能掌握過半數，按照日本新憲法，片山當然是該辭職了。

片山內閣由始至終，八個多月，最大問題是在朝黨派的一再分崩。當去年五月二十三日選舉首相時，衆院以四百二十票對六票，參院以二百零五票對二票，幾乎全數擁戴片山上台。第一、片山組織四黨聯合內閣失敗，自由黨堅欲在野，內閣便成三黨聯合了。第二、因反對石炭國管案通過，民主黨幣原派——「同志俱樂部」，脫離了民主黨，與吉田的新黨運動合流。第三

、罷免農相平野，「全農派」脫離社會黨，獨樹一幟。第四、就是郵電火車加價問題，社會黨左派要和右派分家。實際片山內閣辭職前，鬧成僵局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固然是社會黨左派在黨內勢力膨脹，去年十二月中旬舉行社會黨大會時，左派取了攻勢，通過議案，廢棄片山組閣當初成立的「四黨政策協定」，要求鋼鐵、電氣、及銀行國管，停止戰時公債付息。就是郵電火車加價沒有問題，在其他問題上，左派也要和片山對立，甚至決裂。另方面，郵電火車加價問題，社會黨右派及片山本人，尙有轉圜餘地，不妥協的反倒是民主黨與協同黨，因此也可說是民主、協同兩黨要拆片山內閣的台，片山受朝野兩面夾攻，已走到山窮水盡地步。

重大的經濟因素

從大處看，政治立場的不同，在經濟上，祇是：維護資本家地主利益，或實施一點社會政策？自由、民主、協同、平野派（全農派）、及社會黨右派是維護資本家地主的利益的。社會黨左派，因爲它擁有勞工羣衆，多少反映一點下層的經濟民主的要求。日本是侵略的戰敗國，在履行波茨坦宣言的義務上，應該解散財閥，實行土地改革，對這兩個問題，保守派極力反對，社會黨左派也非以積極態度出之。社會黨左派只爭「國家財政之民主」，以緩和勞資鬥爭而已。所以，日本共產黨除外，其餘日本各黨派，本質上都是維護資本主義的，反動的程度不同而已。假定社會黨左派多少還有革命的意識，在議會與保守派勢力的對比，也不過是一比八。微末不足道。

但在保守派看來，現在日本經濟問題已不是如何民主，而是如何復興。即不是民主的分配，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問題。如何接受美國援助，如何重建日本工業，恢復日本的海外市場，如何從戰敗走到復興，這纔是保守派目前頭等重大的任務。不過，生產必須勞動者合作，勞動者中如炭坑的礦夫，就佔非常重要的地位。石炭生產量，與生產指數成正比例。石炭是工業生產的動力。惟其如是，所以對勞動者有力量的社會黨左派，對政治也有發言的力量。不論片山內閣或蘆田內閣，都不能忽視左派的力量，反之，實在需要利用這力量，去敷衍或欺騙勞動者，敎他們爲復興日本資本主義服務。因爲日本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農民運動比較落伍，勞資爭議實爲日本內政最麻煩的問題。每逢「勞動攻勢」到來，即工人的怠工、罷工及遊行，則生產立見低落。而這種工潮，又是數見不鮮的，由於物價不斷高漲，工資相對的不斷降低，勞動者生活陷於不安、鬥爭情緒。前浪後浪的此仆彼繼。保守派對此最感頭痛，也是橫在復興日本前面的一道難關。惟其如是，所以社會黨左派可以推倒片山內閣，所以蘆田由倒閣到自己組閣會判若兩人，向敵人——社會黨左派覓取妥協的途徑。惟其如是，所以麥帥必要讓片山內閣倒台，必要重新調整日本的統治機構。不是這樣，由經濟觀點說，美國援助日本復興的計劃，將遇到工潮的攔阻，而不克順滑進行。

蘆田內閣的性格

片山給蘆田的教訓是：應向社會黨左派妥協，負起復興日本的任務。這性格是矛盾的，前者向左，後者向右。

爲什麼蘆田、民主黨，適合於負擔這個使命呢？換句話說，爲什麼麥帥和日本議會挑選了蘆田呢？（麥帥和日本議會一定要做到一致，纔能產生又理想又合法的首相。）

在麥帥，「中道而行」的道理，是要以腐敗的社會民主主義做工具，用來抵制共產主義。美國在西歐也是利用各國社會黨，不二法門的。片山就曾腆顏的說過：「只有日本社會黨，合乎抵制共產主義。」在盟總，和一般美國的尾巴思想，總以爲日本眞正的危險，不是軍國主義而是左傾。片山以反共得寵，蘆田是有資格繼承片山衣鉢的第一人。（蘆田是片山內閣的副首相，甚至可說是片山內閣的靈魂）。吉田不更徹底反共嗎？是的，但是吉田不能裝紅臉，上台怕要激發工潮（過去就是如此），絕對保守並不是抵制共產主義最好的辦法。

麥帥這番意思，日本的官僚與黨棍們都懂得，但首相非經過議會選舉的形式不可，沒有吉田出來爭一爭，好像是不民主的。二月二十一日，這一日選舉首相，蘆田事先已經過幾次三黨（民主、社會、協同）協議的佈置。吉田不示弱，要爭取復興日本的領導權。勝敗決定於社會黨的態度。結果是社會黨支持了蘆田，蘆田以二百十六票戰勝。吉田的一百八十票。社會黨支持蘆田，當是遵循麥帥的指示。片山下台不像吉田下台那樣挨了麥帥一頓罵。二月九日片山進謁麥帥，告以內閣已失卻議會支持，將行總辭職，謁見後，麥帥發表談話：「片山內閣所面對的問題，乃日本今日應有的問題，並無稀奇。……片山首相及其閣僚，對其國家已盡良心的愛國的領導，下屆依民主方法產生的內閣，余深望其能沿此崇高之原則領導日本。」這話已規定了下

屆內閣應走片山內閣的路線，也就規定了社會黨在選首相時應取的態度了。片山內閣末期被諷刺爲「片山民主黨內閣」，麥帥既然寵愛這個內閣，當然社會黨只有選舉蘆田出任首相，纔能深合麥帥的旨意。蘆田的制勝以社會黨，社會黨態度決定於麥帥的片言。這樣盟總指示與議會形式，便一致了。

蘆田內閣實是片山內閣的延長，在議會投票選舉時，各黨派的立場就決定了。其陣容是民主社會協同三黨的聯合內閣，這三個在朝黨都舉蘆田。反對黨方面以吉田爲首的，包括自由黨、幣原派的「同志俱樂部」、及平野的「全農派」。日本共產黨有獨立的政治立場，德田球一也得了三票。選舉前，蘆田曾提出「四黨政策草案」十條，邀請自由黨入閣。選舉後，吉田表示：「我黨與在野的小會派，從事護憲運動而失敗，決不以爲遺憾。茲向天下宣告，我黨決遵循憲政常軌，努力於保守新黨的工作。」吉田這話是拒絕參加蘆田內閣。事勢必然如此。蘆田內閣還是片山內閣的老搭檔，——民主、社會和協同三黨聯合。蘆田仍遇到片山所遇到的困難問題：假使社會黨左派不支持蘆田內閣，蘆田不能掌握衆院過半數議員，便將幹不下去。所以蘆田民主黨內閣，本質上雖比片山內閣更保守，但是，不能不和社會黨左派妥協。蘆田組閣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和社會黨左派講條件了。先講的是政策協定。社會黨政策，去年暮在黨大會中已通過在案。蘆田對於接受社會黨政策，頗有困難，主要是民主黨黨內的壓力。二月二十二日，以民主黨名譽總裁齋藤隆夫爲中心的太陽會，舉行會議決定，「不以社會黨左派的政策爲蘆田內閣的政策，不准許社會黨左派入閣」，這兩點如不被蘆田採納，太陽會決退出民主黨。蘆田在自己黨內走的又是片山的路，而黨內分崩離析。

這是蘆田內閣的弱點：（一）民主黨在衆院只有議員一〇四名，社會黨老大，自由黨老二，民主黨是小弟弟老三。靠社會黨的支持，則受社會黨刁難壓迫，議會基礎很薄弱。（二）吉田的新黨運動聲勢浩大。蘆田執政必然要採取若干緩和勞資鬥爭的政策，這是吉田攻擊蘆田，並藉以發展保守勢力的宣傳資料。（三）民主黨可能分化。「太陽會」一派人物，可能跑去與吉田合流。二月二十七日美佔領軍當局忽然痛斥日本政界貪污，指出去年四月普選是一幕滑稽劇，被反動政客操縱，以强迫或收買競選者停止活動，由已取勝。我懷疑，好像麥帥是在慫恿蘆田解散議會，再舉行一次普選，使「中道而行」的政黨在議會有鞏固的勢力，否則蘆田內閣是太不安定的，能否負起復興日本的責任，實在叫麥帥不能安心。

復興日本的經濟計劃

以反蘇反共爲目標，不顧和會開不開，決以美國包辦管制日本到底，獨力扶植日本軍事潛力復興的經濟計劃，已逐步付諸實施了。這事的內政責任，放在蘆田雙肩上面。過去日本各黨競奪政權的口號是應付和會，完成媾和的責任。這次可不是。蘆田雖也高唱過强硬外交主張，自己也是一位外交出身的人物，但蘆田內閣最主要的任務是「導入外資，復興日本經濟。」

片山內閣已有了經濟五年計劃。今年二月十七日日本政府發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四八年，預定生產量較一九四七年約平均增加百分之四十。過去以石炭生產一項爲重點，今年重點改爲石炭、電力、運輸三項。預定生產石炭三千六百萬噸，電力三一五四萬瓩，士敏土七百萬噸，米六千三百萬石，麥一千七百萬石，此爲一九三四——三五年平均之百分六十。這不完全的數字，雖不足以窺五年計劃的全豹，但我們可以知道，五年計劃是以達到一九三四——三五年生產水準爲目標的。今年重點，日本本國努力的是石炭、電力及運輸，發展石炭電力就是發展動力，用以合威廉先生計劃復興的日本紡織工業，再以「運輸」去開拓海外市場。日本投降以後，進口貨的七成是糧食。去年入超二億二千萬美元。新計劃是要輸入原料，輸出製成品，由美國供給大量資金，至少有一億五千萬美元購買棉花。

蘆田內閣擔當這個責任，即爲資本家服務。爲復興日本工業，解散財閥勢不可能。土地改革將摧毀日本資本主義的資本積蓄，也絕無希望。蘆田所需要的，也是美國所要求的，僅僅是稍微提高工資，緩和勞資爭議。但這一點也很難實現，因爲（一）損害了美日資本家的利益。（二）通貨膨脹、物價盤升，調整工資有限，絕不能使勞動者生活安定。（三）商品製造出來，國外沒有市場。由此推論，蘆田內閣開始挾着社會黨上台，有點開明的樣子，日後將每況愈下，愈走愈保守，至完全暴露反動的面孔。社會黨左派，將因在朝做官而失去工人的信仰。其對民主黨的傾軋，即蘆田內閣的內訌，殆必無時或已。蘆田內閣恐怕是短命的，在蘆田後面，麥帥應不忘再準備一個傀儡吧？





美國援華雙重奏

梅碧華

一

二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部把「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送交國會。草案第一條說：「以對華援助促進美國一般的福利，國家利益及外交政策。」這是開宗明義第一條。換句話說，援華是爲了美國的利益。

從那一天起，杜魯門的咨文，司徒雷登的告中國人民書，馬歇爾在衆參兩院的作證與答覆議員質詢，以及對新聞記者的談話，都是解釋這個援華法案的。自然，爲了美國利益這一點已經不必多說；他們反覆申說的是爲了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是爲了給中國一個喘息的時間，好去建立穩定的經濟復興云云。

半個月以來的新消息，給我們澄清了許多問題。有些問題，在我們中國的論壇上，曾經是纏夾不清的。現在，未來的法案與計劃，過去的祕密與合同，給了我們不少的事實。馬歇爾說，自一九三七年以來，美國政府的對華援助共計二十九億零五百八十萬元；其中十四億三千六百九十萬元是在停戰以後，用各種方式支付的。政府官員以圖表說明自停戰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美國供給中國的「防務援助」共值二億四千萬元以上。在去年年底通過的緊急援助法案中，分配給中國的是一千八百萬元。有待國會討論與通過的新援華法案是五億七千萬元。馬歇爾又證實，中國正在請求另一筆穩定幣制的貸款；交涉是在進行，但這卻要另案辦理了。

上述那些已知的數字，自然不是全部的事實。但這一部事實，也足以證明共和黨衆議員裘德所說，美國在歐洲戰線上分配了二百億元，而對另一戰線的中國，則不給分文，是完全無的放矢了。

二

讓我們仔細地分析下去吧。

一開始，華府外交界認爲美國政府的援華新措施，「實是美國對遠東外交政策的重要新步驟。這一計劃的宣佈結束了戰後美國對華的『觀望』政策。」（二月七日華盛頓合衆）接下去，美國官方相信，「在今後的三四年中，美國爲了要推行馬歇爾計劃中的政治經濟戰爭的策略，以防止歐洲共黨勢力的蔓延起見，對於在遠東的防共工作，除掉採取守勢而外，不能多所作爲。」「美國在亞洲的守勢，必定要拿日本，甚或朝鮮做一個樞紐，而對中國的基本援助，將不致作眞正有效的嘗試。」（十五日華盛頓合衆）另外，還有人認爲美國政府的這個措施，是一種姿態，是國內政治的一個行動，是討好共和黨，是對付共和黨……所有這些看法都是無稽的。結束「觀望」與採取「守勢」自然是矛盾的。美國過去旣沒有「觀望」，今後也不是採取「守勢」。如果一定要說有些什麼變化的話，那麼美國過去是「滲入」，今後是「直入」。

在美國的世界政策之中，援歐與援華是有先後之別、緩急之分的。站在華爾街的利益上看去，戰略上的先後或緩急是有的。從中國看去，美國對華政策的分量，無論怎樣輕於歐洲，輕於希臘，還是很少分別。所以，美國先歐後華的佈置並不足重視。

援歐又援華是美國一個政策的兩面。先援歐，是歐洲的情勢引起了美國的焦急與恐懼。援華，也是美國的焦急與恐懼。援歐又援華是兩條戰線的困難。然而拆了東牆補西牆，扶得東來西又倒，這是美國的煩惱處。

美國的援華法案，絕不是共和黨人逼出來的。政府公佈了五億七千萬元的數字之後，又一串串的公佈了年來軍事援華的數字，這也不是共和黨人逼出來的。這是民主共和兩黨之間存有所謂矛盾的老問題。矛盾是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體系之中是永遠有矛盾的。然而在援華問題的兩黨關係上，祇不過

是不同資本家集團之間的矛盾而已。超過了這點看法，强調了兩黨的矛盾，便容易引到錯誤的結論了。

舉一個例。裴德宣稱他所主張的援華需要下列四事：「一、精神援助。總統的法案在這一方面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二、軍事援助。軍火及派遣各級軍事顧問團，猶如我們在希臘所採用的。三、財政援助。使中國能平衡支出，此舉每月僅需二千萬元。四、平衡通貨援助。最好貸以一億半到二億元間的白銀。」（十九日華盛頓合衆）這套辦法誠然是和政府的法案不盡相同，然而這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區別？從技術的觀點上說，是不盡相同的；從政治的意義上看，它所收的作用是一樣的。

三

認識今天的美國援華問題，必須把握住幾個新的發展：第一、美國雖然還在希望國民政府擴大基礎，還在希望它增進一點效率，但在沒有實現之前，援助也是鐵定的了。第二、現在也不再斤斤兩兩地講什麼條件了，美國的資本與人員正在「直入」中國，有些是在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有些却是在科學團體之間或企業組織之間的（如積石山勘察及台灣鋁業），有的又是採取不成文（unwritten）形式的。第三、現在也不再是監督不監督的問題，去年十月簽訂的中美救濟協定已經開其端緒，援助必須監督，監督不是不可接受的。

有了這幾點認識，我們還應該指出，美國今天正在不聲不響地復興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政府爲了爭取美援，已經同意了美國復興日本的計劃。

美國今天的對日政策，「事實上放棄早日召開對日和會的意向，而努力增强在佔領下協助日本經濟復興的計劃，以等候更適當的時間，再致力於日本和會。」（一月廿七日華盛頓合衆）許多具體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個意向，恕我不再一一徵引了。美國國務部首席政策顧問凱南已經到了日本。這是美國政策的最新表現。凱南去日本幹什麼？「恐係美國擬『激劇修改』對日政策。以全力發展日本，使成爲遠東反蘇聯擴張的堡壘一項計劃之先聲。」美國高級官員又補充道：「美國已決定放棄標榜懲戒日本的波茨坦立場，而覓取方法恢復日本的經濟繁榮，使日本力能成爲亞洲防共的屏障。」「數月以來，美國已決定不應摧殘日本，而應加以扶植。」（廿六日華盛頓合衆）短短數句，語重情長，對於我們研究美國遠東政策的重點，是極有用處的。

在美國助日計劃表面化的情勢之下，中國政府對日本的看法，自然有了新發展。半年以來，在對日和約程度問題的往返磋商上，美國是一語不發，但却通過新聞記者的電訊，一再表示早晚會使中國同意美國的立場。如今看來，倒有點相像了。

王外長正式表示搞和約是「浪費時間」，現在是「對drug國經濟，亦願見其復原」了（詳見二月十三日南京中央社電）。中國政府接受美國復興日本的計劃，正如申報消息所說：「政府此一決定，原因頗不簡單。」（十六日）據政府某高級官員表示：「政府目前認爲和約之締成尙屬次要，最重要者厥爲日本經濟復興，使日本能在防共之世界政策中能有一席地位。」（廿七日南京合衆）這幾句話，說明最近的起承轉合，最後美日中三國政府在一個目的之下碰在一個焦點上了。

積極主張援華的裴德說：「如果中國可任令不自由的話，那麼讓它受日本統治比受蘇聯統治好得多。」（一月七日空中辯論會，見二月十四日美新聞處輯印「新聞資料」）我們聽了這話，覺得是痛楚地傷害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的。

四

五億七千萬元的分配共計兩種，一種是消費物資，包括小麥、稻米、棉花、石油、肥皂、烟草、金屬、藥品、煤斤、機器修理零件等五億一千萬元；一種是建設費用，包括對上海中美聯合電力公司、粵漢鐵路、贛西及湘潭煤礦、台灣及華南糖廠、以及各地水泥廠的投資、修復或增建各地港口設備等六千萬元。據說這都是爲了援助苦難中的中國人民的。杜魯門、司徒雷登、馬歇爾就這點說了一大堆好話，但却不及杜魯門的一句話來得簡單明瞭，他說這個計劃「可使中國政府利用其有限的美元，以應付其他需要中的最迫切者。」（十八日華盛頓美新聞處）

這些小麥、稻米、棉花來了之後，「是要使五百萬官兵，三百萬公教人員，二百萬文化工作者和技術人員都有飯吃、都有衣穿，對於其他生活必需品不致感到缺乏。」（十二日大公報南京專電）這一千萬人在整個中國人口中佔一個什麼比例？這是不難算出來的。這裏保留了一個漏洞，就是這些「民用」物資是可能轉化爲「軍用」物資的。其次，這些物資怎樣分配、怎樣不致流入黑市？這都是很難說的。美國人雖然可以監督使用，但却不能步步

設防。

建設用欵是不是與民生有關呢？希臘的情形就是主要的建設是港口和機場（雖然協定中並未如此規定）；建設用欵在軍事急迫的情形下，也改為軍用了。誰敢保證這種情形不在中國發生？在戰爭的情況之下，那一種建設會純然地超脫於軍事之外呢？

這一個援華法案說明了中國生產的停滯。物資進口之後，祇能在供應上發生一時的活潑（暫時不說其他弊病）。要想因此提高生產，那是困難的。在這以前，中國政府還在鼓勵輸出、爭取外匯、平衡國際收支。然而，美國替中國節省了一大批美元，出口貿易便不是非加鼓勵不可的了，便要大遭頓挫了。

最後是關於償還辦法。援華法案中雖然免除中國以貨幣償還，但却是規定以物資償還的（詳見法案第三條A欵第五目及第五條J欵）。這樣就確實使中國成為美國農工商品的消費地以及軍略物資的供應地。美國對西歐十六國的援助，也是要以軍略物資償還的，這是幫助美國積存這些物資。正如援華法案第一條所說，這是為了美國的利益。

五

援華法案是經濟性質的，在馬歇爾口口聲聲的解釋中，一再說明不以軍事援華，那也祇是說這個法案不是軍事性質的。實際上，軍事援華絕無一日不在進行；軍事是重於經濟的。我們也不能說軍事重於經濟，便排斥了經濟上的作用；在美國政策中，軍事經濟雙管齊下，是和諧地互相配合的。

軍事援華的全部事實，最近雖然已經發表了一部份，但我們相信正如天文學家對宇宙的了解一樣，這都祇是一部份存在的事實。馬歇爾給結算了一下，到今年二月為止，中國已購軍火總值二億七千四百萬元（詳見廿日華盛頓聯合）。空軍部長薛敏頓透露美國曾允諾以三億元配備中國空軍。美政府又以圖表說明自從停戰到去年六月底為止，美國供給中國的「防務援助」在二億四千萬元以上，（詳見華盛頓廿八日廣播）。除掉去年衆所週知以十分之一的價格售給中國彈藥一億三千萬發之外，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八日、廿六日、一月卅日、二月七日各訂若干合同，廉價或免費供應中國飛機、飛機器材、艦船、物資、彈藥等等（詳見廿日華盛頓聯合，次日合衆）。更大的一筆，是參院撥欵委員會主席白里奇發表空軍部長薛敏頓致國務部公函一件，內述一九四五年九月中美兩國所成立的祕密空軍協定，規定供應各型飛機一千零七十一架，訓練各種空軍人員五千一百三十七人（詳見廿八日華盛聯合、合衆兩電）。

除了上引的事實之外，我們又聽見了馬歇爾在參院外委會中的祕密報告：「軍事援助，包括自戰時貯存剩餘品中提出的軍火彈藥及飛機在內，較之迄今透露者數量更大，且現仍在繼續供給中。」（廿六日華盛頓合衆）但白里奇事後還在大叫「不够！」言外之意，是還要把節拍加速。

二月十六日，衆院批准設立平時駐外軍事代表團。待到參院再一批准，總統再一簽字，立法手續便算完成，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AAG）便算合法。這一點，值得注意，但不値得重視。因為美國對華種種措施，是不一定要有什麼立法根據的。

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搞這麼多的軍事援助呢？先看冠冕堂皇的道理，杜魯門說：「所有給予中國政府的軍事援助，不僅為協助其擊敗日本侵略，且為協助其收復日本佔領地區。」（十八日華盛頓美新聞處）再看坦白的道理，中美祕密空軍協定是「美國在很久以前答應以三億元配備中國空軍來反抗共產主義的祕密諾言，現正在履行中。」（廿八日華盛頓合衆）青島已經成為美國西太平洋艦隊的根據地。為什麼？中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說：「我國一日不能保衞海岸，則美國海軍有一日留駐的必要。」美國是要幫助中國維持北海岸線，青島成為美國海軍根據地，「在遠東方面軍略方面非常重要，尤其在大連旅順尚未歸我管理之今日為然。」（廿四日青島聯合）桂永清另外希望美國海軍利用烟台為夏季演操之用。這些話都超過了杜魯門所說的道理。

六

軍事經濟雙管齊下的新發展有無效果，將來自有事實證明。等到證明沒有效果的時候，我們可以斷言，杜魯門以下一系列人物便會把責任往別人身上一推，說：「都是你們在破壞！」去年十二月杜魯門的援歐咨文，今年二月杜魯門向國會提出的援助希土第二季報告書，以及馬歇爾在衆院外委會中的致詞，都並沒有諱言這樣的推託。

有一個從瀋陽到青島的美國的商人，對聯合社記者說：「無論美國援助中國五億七千萬元或五千七百億元，其結果同。」（廿八日）傅作義將軍拜帥的時候，也說「軍事並不能創造奇跡。」這些話都是發人深省的。三月二日

捷克閣潮及其意義

楊重光

一

二月二十日，捷克發生了閣潮。捷克聯合內閣中的三黨（天主教人民黨、國家社會黨和斯洛伐克民主黨）閣員共十二人，以「若干官員，尤其是警察，故意不顧國家法律及政府決議」為理由，先後向貝奈斯總統提出辭呈。接着捷克總理高德華也一度向總統提出內閣總辭，但被挽留了。二十五日，高德華受命重組新閣。二十六日，一個包括共產黨為主的四黨及無黨派人士的新聯合內閣，正式組成，並宣誓就職。這樣，若干報紙熱烈渲染的捷克閣潮，就平靜地告了段落。至於這些閣員，為什麼要攻訐捷克的警察，說它「不顧國家法律」呢？實際上，這不過是一種藉口。他們要反對的是共產黨員任部長的內政部，他們感到自己的權力不能及到警察，無法指揮警察來遂行其「反共」的圖謀，乃是此次軒然大波的底流。

際此六月大選的前夕，捷克政潮的突發，似乎不是偶然的。早自前年五月以來，捷克國家社會黨、天主教人民黨以及斯洛伐克民主黨等的領導份子，就日益明白地在破壞着民族統一戰線、反對民主設施、反對土地改革、反對大工廠及銀行收歸國有、庇護捷奸。由於捷克人民民主勢力的彊大，他們的企圖，始終無法實現。可是他們的陰謀就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據二月二十一日高德華說：「國內國外的反動份子，都想把捷克成為外國秘密工作人員的基地，進行危害共和國和反對蘇聯的陰謀工作。」他們所以把警權問題作為理由而在這時候提出辭呈，是因為「這僅為一個藉口而已，實際上乃此輩由外國反動份子支持的反動者，企圖阻止政府的前進工作及民主憲法的通過。……」

這次閣潮解決的順利和迅速，使捷克右派政變的陰謀垮了台，是出於意料之外的。莫斯科電台評論員高夫曼說：「捷克人民已表現高度的政治活動，此項活動且有嚴明的紀律與組織為之配合。反動派顯然料不到羣衆的團結如此堅强。捷克近況的主要教訓是，一旦人民團結一致保衛其權益，反動份子將無能為力。」

二

捷克新政府一成立，美英法三國就立刻發表聯合宣言，詆責這件事危害了「自由原則本身的存在」。同時美國立即採取下列各項措施，以對捷克成立新政府的抗議：一、美進出口銀行將取銷對捷二千萬棉貸；二、美財政部可能凍結捷克政府在美國境內的所有資產；三、世界復興銀行的美代表將反對捷克在很久以前所提出的復興貸款的申請；四、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美國代表，將以「貸款予獨裁的捷克為一種冒險的行為」為理由，阻撓捷克的貸款申請。（二十六日華盛頓廣播）又世界銀行擬派往捷克調查捷政府向該行聲請貸款三億五千萬元的代表團，已無限期展延啓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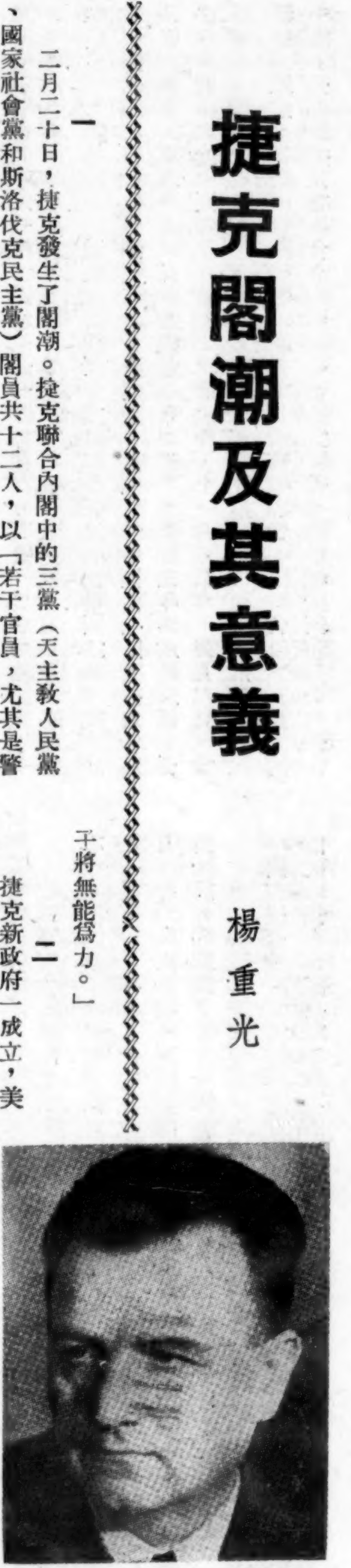
這在捷克顯然沒有發生多大的作用。整肅運動繼續普遍地展開中，外交部開始整肅部內及外國的外交人員，各右翼政黨都已組織行動委員會，實行改組。企業國有化及土地改革且將進一步實施：「一、僱用五十人以上的所有工廠和公司一律收歸國有，而不是照現在法律所規定的三百人；二、外國商行、建築公司、印刷廠、藥廠、酒精廠、療養院、醫院等均收歸國有；三、農民、店主、店員和年老工人實行社會保險；四、修正憲法，消除資本家剝削並促進社會主義。」（合衆電）

布拉格的波瀾，很迅速的從激盪趨於平靜。據路透電：二十六日起，「各機關的特別警衛均已撤除，全國人民均狂歡慶祝反動勢力均已失敗，公私建築物均懸旗三天以示歡慶。」

三

捷克向被稱為「中歐的堡壘」，在目前歐洲日趨兩極化的發展中，捷克閣潮的突發與迅速結束，在國際政治上無疑有其重大的意義與影響。

第一、這是美國在其所謂東西「冷仗」中的又一次大挫折。最近歐洲局勢的發展，在在顯示，世界已分為兩個陣營，「中間」的道路已從狹窄到沒有。西歐聯盟的醞釀，馬歇爾計劃奴役別國的面目日益暴露，尤其是美國積極扶植德國的政策，使被西方國家目為「東西歐橋樑」的捷克，為了保衛自己國家的安全和獨立，不得不作進一步的鞏固防衛的措施。



捷克總理高德華

如所周知，捷克和美國的關係，素來密切。捷克於一六三〇年受匈牙利哈柏斯王朝的統治後，直到一九一八年重行立國，這是由於德國的失敗，和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的協助。因此，美國戰前在捷克人心目中很有好感。二十年來，兩國無論在文化、貿易和經濟上的關係，都顯得十分圓滿與密切。到了第二次大戰前夜，那以張伯倫達拉第爲代表的英法統治階級，對希特勒採取了綏靖政策，造成了慕尼黑的大出賣，害得捷克深嘗了亡國之痛。

這一創痛的歷史教訓使捷克人民刻骨不忘。標榜反蘇反共的西方綏靖主義是何等危險？要不是靠了鄰國蘇聯的奮起和出力相助，豈非是捷克至今將呻吟在納粹的鐵蹄下？捷克重視與蘇聯的友誼，不是無因的。

去年七月七日，捷克曾宣佈準備參加馬歇爾計劃，但三天後就又拒絕，一時傳爲世界之「謎」，這謎在今天是更容易得到解答的：今天捷克國策的核心，是防範德帝國主義乘機再起，而扶植德國再起正是馬歇爾計劃的基石。大戰期間，德人在捷克所造成的破壞，捷克二十五萬人民的被害，……那就是叫捷克人化了灰也不會忘記的。貝奈斯說得好：「我們不是處於東西之間，而是在德意志和俄羅斯之間。」這句一針見血的話，決定了捷克內政外交的路向。

捷克被稱爲「東西歐的橋樑」，固然不是沒有理由。但一當世界陣營的分裂鮮明時，她卻註定了是東傾而不會是西傾的。且打開中歐的地圖來。捷克斯洛伐克不是正像一條鎖在歐洲心臟裏面的畸形的魚嗎？她的頭部和上半身，包括捷克的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嵌在德奧之間。她的下半身——斯洛伐克——位於匈波之間，她的截短了的尾巴，則和蘇聯鄰接。她的國境極少一部份是和德境美佔區與奧地利毗連，絕大部份是和蘇聯及其他新民主國家接壤；其次，在經濟上，也是如此。捷克的土地改革和企業國有化的實施，固然不像東歐其他國家，都還相當保持私人資本與土地。在捷克，私人資本和國營企業的發展是均等的。戰前她的經濟大部份依賴輸入原料而輸出生產品，而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對外貿易是和西歐國家做的，農產品不够自給，賴東歐及蘇聯的輸入。她的工業原料，例如紡織業的棉花，過去大部仰賴英美埃及等國供給。她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資本和機器，過去也從西歐等國想辦法。而戰前的捷克大資本均由德國所控制，六年的佔領曾經使捷克和德國的經濟發生不解之緣，今天這些大資本都被清算而收回國有了。捷克今天的主要對外貿易是蘇聯和波蘭。去年七月十三日簽訂的蘇捷經濟條約，使捷克以馬達、鞋子、狹軌鐵路以及其他輕重工業品交換蘇聯的穀物及其他原料，捷克去年的全國歉收，幸賴了蘇聯的二十萬噸穀物才免於飢饉。她從波蘭所輸入的主要是煤，而以她自己製成品的輸出交換。

第二、捷克這次閣潮證明了捷克人民已經有充分力量，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爲什麼東歐國家中的捷克在今天有可能發生閣潮呢？這是因爲捷克的政治組織和其他東歐國家比較起來，一般的是比較脆弱的一環。

這裏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爲捷克共和國二大組成部份之一的斯洛伐克民族，由於幾千年來一直在封建的統治下，大部份都是帶有濃厚封建性的農民。當一九一八年捷克建國時，斯洛伐一部份人仍舊在舊有的匈牙利式的專制統治下，一部份在天主教勢力的掌握下，另一部則受布拉格捷克政府的領導。第二次大戰時，斯洛伐克在蒂莎(Tiso)神父的法西斯領導下，組成了納粹的傀儡國家，並組有相當軍隊派赴東線和蘇軍作戰。雖然如此，捷克卻仍舊以兄弟般的友誼對待斯洛伐克。今天捷克正鼓勵斯洛伐克拋棄封建習慣，幫助他們建立現代化的農業和新的工業。但是昔日的捷奸及法西斯殘餘們，就拼命利用這一個弱點，企圖在斯洛伐克建立死灰復燃的地盤，以通過一部份政治上尚未完全覺醒的比較落伍的斯洛伐克人，進行分裂東歐和蘇聯各盟邦之間的友誼。但是他們的企圖已經完全破產了，他們不知道，捷克的民主勢力已經充分強大，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敵人是絲毫不會姑息的，正如高德華所說：「今天的捷克，已不是一九二〇年的捷克，而是一九四八年的捷克」了。

第三、這次捷克新政府的組成，仍舊如貝奈斯二月廿七日所宣稱的是一個「民主的、合於憲法的、議會制度的政府。」它絕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跡象，因爲這次的內閣仍舊像舊有的內閣一樣，是仍以共產黨爲主的四黨聯合政府，譬如總統貝奈斯就是國家社會黨，外長馬沙里克便不是共產黨員，而且在議會的成份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爲明顯：

捷克共產黨	九三席
捷克人民黨	四七席
捷克社會民主黨	三六席
斯洛伐克自由黨	三席
捷克國家社會黨	五五席
斯洛伐克民主黨	四三席
斯洛伐克共產黨	二一席
斯洛伐克勞工黨	二席
總計	三〇〇席

去年五月，高德華在接見「聯合國世界」記者時說過：「共產主義和其他黨派的聯合，並不是一個機會主義的、有限度的聯合，它是捷克勞動人民所有各階層民族陣線的表現。這樣的團結已經在反抗侵略者的鬥爭中證實了，同樣也會在一個嶄新、自由生活的重建中得到證實的。」今天捷克的政府形式，仍舊是統一戰線的，即是不包括叛國份子在內的各愛國民主份子的大聯合。

在這連鎖性的國際政治中，捷克政潮所給予世界特別是歐洲局勢的影響，那是不可否認的。首先，由於地理形勢的影響，她將在客觀上加強東歐人民民主力量的更趨鞏固；其次，她將對法國義大利和希臘局勢，發生極大的鼓勵作用，據義大利政界的反響，「這預示四月十八日義大利選舉時，可能步捷克的後塵」；再者，她對馬歇爾奴役西歐計劃，特別是企圖通過建立西德而控制歐洲計劃，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布拉格上空的春雷霎即消逝了，雖然在英美輿論大吹大擂的渲染下，似乎富有刺激性，但作爲資本主義世界堡壘的美國，除了作了一個怒吼而無效的抗議外，可有什麼辦法呢？因爲「今天已不是一九二〇年的捷克，而是一九四八年的捷克」了。

一九四八・三・一

美國的經濟恐慌何以是不可避免的？(二)

F·斯騰堡著
韓力攸譯



六 美國對中國對亞洲和蘇聯貿易的前途

為什麼如此？自然，全世界都在迫切要求大量的美國貨。把美國的擴大了的生產力為世界的廣大要求而工作，而同時世界各地的工業化，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前行，這樣來保證美國的生產——這難道是完全不可能嗎？

這種前途非常動人，但這種說法中却包含着嚴重的甚至致命的錯誤。說起來好像是說不通，但事實是：正是因為世界大多數人口在工業上的落後和生活水準的低落，使他們的工業化不可能根本影響美國未來恐慌的進程。

這些話需要說明，讓我們來說明它。假定戰後輸出要開創一個新時代，其唯一可能的對象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半獨立國的區域。說舊日的殖民政策不能再繼續了是可以的。說經過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工業停滯，一個新的工業化的浪潮會起來也是可以的。但事實是，經過了一百年的殖民地統治，這種政策在殖民地區域所造成的現狀是人民生活水準可怕的低落和工業化水準極度的低下，因此任何改善的基礎是很狹小的，這樣就可以明白，即使是這些區域的工業化加速進行，也無補於膨脹得那樣大的美國生產力所造成的經濟情況。

讓我們檢查一下和這有關的數目字。一九二九，大恐慌爆發前的最後一年，整個亞洲(除掉亞洲蘇聯部份)的輸入不過四、六七九、〇〇〇、〇〇〇元，在這當中，日本的輸入佔據了九九五、三〇〇、〇〇〇元；因此，除去日本全亞洲的輸入只有三、六八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同年，全世界的輸入額却為三五、五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換句話說，約莫十萬萬人口，即全世界一半的人口只輸入了三、六八三、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貨物，即世界總輸入的十分之一。

必須記住，這一年是最繁榮的一年，因此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區域即使是輸入這樣少的貨物恐怕還是需要過一個時期。

亞洲如此，亞洲中最大的一個單獨區域的中國亦復如此。為了說明方便，我們暫時把在中國可能遭遇到的政治困難置之不談。讓我們假定，最近將來，中國將不會有內戰，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夠執行大規模工業化政策，同時限制或者逐漸消除農業上的封建主義。讓我們再假定這個政府主要的依靠於美國的輸出進行它的工業化計劃，而且在和美國接洽購置機械和輸出的資本問題上，能夠和美國達成協議。

做了這麼多樂觀的假定，恐怕沒有人再會說我們是從悲觀的前提出發的了。現在假定中國的輸入(一九二九年為六六二、九〇〇、〇〇〇)發展得這樣有利，在未來五年中增加了三倍，一躍而為一年輸入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有一半是從美國來的。假如這些都實現了，美國對中國的輸出亦不過每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和美國對華貿易以前的記錄比較起來是一個很高的數字。從一九二一到二五年間，每年平均美國對華輸出為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三〇年間，平均為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九為五五、六〇〇、〇〇〇元，一九四〇為七八、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就是說，美國對華輸出每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表示了比過去的繁榮年代增加了十倍。這數目在美國全部對外輸出中亦將佔着不少的份量，但假如美國要增加到足以決定影響美國未來恐慌的程度的話，這數目是很小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但比之於美國目前的生產機構很容易就能比第二次大戰前多生產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貨物，這數目是渺不足道的。這一些簡單的數字就可以使我們了解到當前所要處理的問題之大。

亞洲其他部份的情形怎樣呢？直接由帝國主義控制的殖民地區域怎樣呢？這裏的情況在基本上是和中國差不多的。一九二九年，英法荷統治下的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區域(如波斯暹羅及菲律濱)的總輸入約為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今後要達到這樣一個有利的水平，恐怕還要過些時候。但即使假定這水平很快的便達到了，而且在迅速工業化的基礎上，這一區域的輸入比之於一九二九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即增加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美國供給了這增加數量約三分之二，但縱如此，美國對全亞洲的輸出，除去中國和日本，也不過是增加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數目字本身是很大的，但比之於美國全部的生產却又是很小的。

而且這樣的事一旦真的實現了，這將意味着美國輸出一種不得了的大增加。在一九二六—三〇年間，美國對亞洲的總輸出不過是五七三、〇八五、〇〇〇元，其中輸向日本的為二四六、〇三六、〇〇〇元，輸向中國的為一〇九、〇二一、〇〇〇元。因此，在此期間，美國對亞洲的總輸出每年平均(除去日本與中國)不過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下。當我們計算美國對亞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區域的輸出究竟能增加多少以及那增加對於美國生產全部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假如我們說話要不陷於胡說，我們就必須記住這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是一個很低的數字。

美國對於蘇聯的輸出如何？這裏讓我們再一次把政治問題放在一邊，而假定戰後時期的美蘇關係是完全由經濟原因來決定的。現在毫無疑問，蘇聯需要大量的生產工具來醫治它戰時的創傷和加速經濟的復興。但這種要求是不會永遠存在的。這種情形只存在於從戰爭過渡到平時生產這一段過渡時間，而我們所關心不是這過渡而是整個未來的時代。自然，即使是在戰後復興時期過去了以後，蘇聯還會需要大量的工業機械，特別是精細而又複雜的機器。為了滿足這種要求，蘇聯政府將努力設法從英國加拿大和美國輸入這些東西。毫無疑問，這種要求會對於英美這一類的輸出工業產生良好的影響，但這裏又和在對亞洲輸出的問題上一樣，蘇聯這一類產品的輸入比之於美國生產能力的擴張是很小的。

在戰爭爆發之前，蘇聯的輸入數字如下：

一九三四	一一九、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	一二四、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六	一五八、九〇〇、〇〇〇

美國的海外投資有多少？
這裏告訴你最近的估計。

膨脹中的金鷹

艾納節譯　美 Joseph Starobin 作

三十年前的一個人

一九一六年春天，在瑞士沮利區（Zurich）的鎭上，有一個短小強健的四十六歲的人，高高的顴骨，短短的鬍髭，突出的前額——還有傳染性的熱烈的笑。這個人從伯爾尼（Berne）搬來，跟他的妻子一道，住在一個狹長的沿牆放着兩隻床的房間裏，前面則是一張桌子。這個人的名字叫做烏利葉諾夫，帶着三大巨册的摘記，那是他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從幾百本書中摘錄下來的。

他在準備寫一本書，書名叫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十二個月之內，這個人領導了帝俄的革命，影響到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約莫二萬萬的人類，並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自然，甚至在今天，大部份的美國人也會感到驚異吧，如果有人告訴他們：這位烏利葉諾夫，就是大家熟知的列寧，他曾在瑞士的陰暗的房間裏寫下了許多書，並且說明了我們這一代美國的歷史和生活的歷程。

很少的大學教授會同意著名歷史家許曼教授（Prof. Frederick L. Schuman）的判斷，那是需要勇氣的。許曼在他一九四六年的「蘇維埃政治」一書中說：「照三十年來事實的發展，列寧對於帝國主義和二十世紀政治的分析，並沒有完全過時……相反地，他的中心論題，雖是根據了三十年前原來的統計和文件，卻多少已經證實了。」

五個特徵

美國人每天的經歷，證明了這個X光的分析：資本主義爲什麼和怎樣到達它帝國主義的階段。我在這裏無意於全部列舉那熟知的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

我只舉一個例，關於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的定義：「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卽造成了那在經濟生活中起着決定作用的獨佔。」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杜魯門總統的預算咨文，着實承認了這點，他說：「在今天由於經濟力量和別的獨佔因素的集中，許多工業中的競爭已嚴重地受到了限制」

對於另外的一點，卽在帝國主義之下，資本向外國輸出，而由帝國主義金錢的控制，造成各民族的殖民地化的事實——美國財政部最近公布的新數字，提供了證明。

我想來檢討一下這些數字，看美國的錢投資到國外的是些什麼地方，以及這些投資的大部份，究竟操在誰的手裏。

財政部的數字，根據了一九四三年五月美國居民在海外的股份的一張最完全的登記表。不過，這雖算最近的，卻已是五年以上的材料了。有幾點，財政部曾根據一九四三年的結果，推測了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的趨勢。還有，這些數字統計都是以凡有一萬美元以上的資產者爲限。

財政部的報告說，在一九四三年，美國居民——個人、公司和非營利的機關——在海外的財產，共爲一百

一九三七	一五一、四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八	一五四、六〇〇、〇〇〇

而在一九二九年的繁榮時代，它的輸入則爲四五三、二〇〇、〇〇〇元。現在，讓我們假定在戰後復興時期過去之後，蘇聯的輸入遠比一九三四—三八的每年平均數字爲高，而爲一九二九年水平的兩倍。在這種情形下蘇聯的輸入總額將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年。但卽使是這樣高的輸入，它只可能有一部份是從英美國家來的。

讓我們再樂觀地假定一下——過渡時期過了之後——美國供給蘇聯輸入的一半，卽每年美國對蘇聯的輸出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和美國過去對蘇聯的輸出——一九二六—三〇年間平均每年爲七七、六六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一—三五年間平均每年爲三三、〇二二、〇〇〇元——比較起來是很高的。但這和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所大大膨脹了的生產力比較起來，是微小的，還不到那增加了的生產力的百分之一。

七　美國對歐洲的貿易

上面我們假定了美國對中國，亞洲和蘇聯的貿易可能有巨大的增加，但我們對於歐洲大陸（蘇聯除外）是不是能作這樣的假定，卻是大大值得懷疑。我們這裏所談的不是聯總救濟物資的輸出，因爲這是不用錢的，爲了救濟戰後的災難的。我們這裏考慮的是美國對歐洲大陸正規和經常的輸出，這種輸出，卽使最初的資本輸出最後還是要歐洲用輸出或其他的勞役來償還的。美國對歐正規輸出的永久增加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可能，那就是歐洲恢復了戰時的創傷，相當迅速的；並且達到甚至超過一九二九年的繁榮水平。兩套相互關聯的環境指示着，在未來恐慌到來的時候，這種情况是不會實現的。

第一，英美蘇已經同意了德國——過去曾經是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家——應該被剝奪掉相當大一部份的工業力量。我們不準備在這裏討論這樣的政策最後究竟行得通行不通，也不打算討論這樣的政策究竟會不會執行。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德國的工業水準已經跌落到這樣低，卽使是在最好的條件之下，要使它上昇到一九三二年的蕭條時代的水平也需要好幾年的時光。這樣自然過去爲德國所佔據的輸出部份轉到美國身上來了。但另一方面，作爲一個市場，德國的作用減少了，而且德國解除工業武裝的過程不可避免的要直接影響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制度，使歐洲的工業復興增加更大的困難。

三十五億四千二百萬美元，這一數字「大大地出乎意料」，那報告說。

美國海外投資的範圍

試作歷史的比較。在一九一四年美國的國外資產只有三十五億美元。但第一次大戰刺激了國外的投資，在一九一九年，那數字幾乎加倍了：六十九億五千六百萬美元。

一九三〇年年底，在經濟恐慌尙未澈底發展之前，美國的海外投資——包括直接資產的工廠以及證券公債等——達一百七十億美元之鉅。

到了一九三九年年底，主要由於公債價格的跌落，這一數字降至一百十四億美元。

在戰爭中，一九四三年，那投資又爬到一百三十億美元。財政部推測一九四五年爲一百七十三億美元，而一九四六年當達二百十二億六千萬美元。一月十四日杜魯門總統的經濟報告，說一九四七年的純海外投資比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那麼就達到四百億美元左右了。

不過這些投資的性質是大有出入的。在一九三〇年，工廠的直接投資佔百分之四十七，證券投資高至百分之四十二，而短期信用則爲百分之十一。到一九四三年，直接投資確定地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四；證券形式的投資降至百分之廿七，短期信用以及其他則爲百分之六。

現在再依照所有主的方式來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很有趣的結果。非營利的各種機關，包括地產在內，僅佔投資總數的百分之八，個人的投資爲百分之二十六，即三十五億美元。必須記住，自一九三四年以後，中歐方面的難民移入很多，他們大都十分富有的。事實上，在十六萬八千單位的個人的海外資產中，有二萬七千單位都是外國僑民的。

但是海外投資總數的三分之二，卻握在公司的手裏，其價值共爲八十六億六千萬美元。

美國公司在海外的投資

再加以細密的剖析情形更有趣。在二十一萬五千份的報告中（來自公司、個人、和非營利機關等的報告），有一萬二千份的報告是公司提出的。這一萬二千家的公司，掌握着投資總數的三分之二。如加以細密解剖，就可知道有四百十家的公司，組成了一百二十五個集團，掌握着投資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

換句話說，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五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九十單位所有，而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則爲四百十家公司所有。

再就投資的方式來分析，顯然地，直接投資——工廠、開鑛、煉油等——形成了總投資的主要部份。六千個以上的個人和公司控制着一萬五千二百十種的外國企業，在一九四三年的賬面價值爲七十三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卽佔總數的百之五十四。

但在這六千個單位中，二千六百八十家公司掌握着直接投資的大部份，卽百分之八十七，卽值六十四億三千八百萬美元。

在這裏，集中的程度眞是可驚的：所有海外控制企業的投資，有百分之七十爲三百八十五家的美國公司所有（組成了一百個集團）。

第二個問題是，如在一九四三年，這些海外投資都在什麼地方？講到這點，我們必須把它分成兩組的數字，一組是包括證券和短期信用的總投資，一組則是直接的海外投資。

舉一個例，最大的海外投資集團是在加拿大，共值四十四億六千萬美元；第二大的集團在歐洲，共值四十四億一千八百萬美元。拉丁美洲爲第三位，共值三十五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其中一半是在南美的下半部。在亞洲的資產爲七億五千萬美元。

但這些數字還不能表示全部的價値。例如歐洲的數字，約有十五億美元以上爲難民所有，自應從美帝國主義的事業中減去。在加拿大，證券投資是主要的，佔百分之五十三在英國，證券投資佔第二位，而在德國，證券投資只佔第三位。在拉丁美洲，證券投資比較的小。

因此，來檢討一下直接的或控制的投資的地理位置，是更有趣的。我們知道，歐洲是這種方式投資的第一位——約值二十億美元以上：加拿大第二位，爲十七億二千八百萬美元，拉丁美洲第三位，爲十五億六千萬美元。

這裏沒有篇幅就個別國家的情形來比較，但應當注意，在歐洲的直接投資中（減去證券或短期信用的投資），英國佔第一位，爲五億二千萬美元，德國佔第二位，爲五億一千四百萬美元。

在拉丁美洲，古巴第一位，爲五億二千九百萬美元，接下去是阿根廷（三億八千二百萬美元）；委內瑞拉（三億七千三百萬美元）；智利（三億二千九百萬美元）；墨西哥（二億八千七百萬美元）；和巴西（二億三千六百萬美元）。

四百億金圓的帝國

杜魯門總統的報告說，一九四七年較之一九四六年躍昇了百分之八十三（而一九四六年的估計，幾爲一九四三年的加倍）。這就是說，如果要了解美國今天的海外投資有多少，必須把上述的數字乘個三。

根據一九四三年的報告，足夠證明了一個事實，卽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七年，美國的海外投資已從一百十億美元，增加到四百億美元左右了。

而這種投資，正日益集中到少數的幾百個美國公司的手裏。

從這些投資所獲得的利潤沒有講到。但據杜魯門總統的報告，美國的海外投資的利潤（納稅之後），約爲美國國內工業淨利潤的百分之九・五；那末可知這利潤至少當爲海外投資總數的兩倍。

由此可知，曾在瑞士沮利區的一個小房間裏辛勤工作的這個人，倒確是預見了三十年後的事實的。（摘譯自紐約“The Worker's Magazine”）

第二，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結果，歐洲大陸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化了，這一過程自不因戰爭的停止而停止。

這一問題，我們以後還要加以仔細的討論。現在要說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內是不穩定的，它到處在受着危險。全歐洲目前正進行着一種鬥爭，澈底消滅資本主義，或最低限度，將資本主義加以根本的改革。一句話，歐洲大陸正置身在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的過程之中。

這種鬥爭對於歐洲經濟制度未來的發展自然具有重要的甚至決定的影響，只要這個鬥爭還沒有告一個確定的結束——一切現象暗示在未來恐慌爆發之前，這種確定性的結束是不會有的，歐洲經濟的重大進展是不可能的。

（未完）

原子能的萬能用途

——它可以殺害人類，也可以造福人類

一葦譯

同樣是普洛米修士盜取到人間來的一把火，可以被州官用來縱火殺人，也可所讓老百姓用來點燈吃飯；同樣是科學家艱苦地研究得來的原子能，可以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來敲詐勒索，也可以用到工業農業化學和醫學等科學建設上，給人類帶來空前的幸福與繁榮。

歷史證明：任何科學的成就，都應該是屬於全人類的。原子能的發明，是根據人類過去所有的科學遺產發展而成的，絕不是上帝給某少數人的「神聖的付託」，更不是帝國主義者的私產。所以，原子能之將服役於全人類的幸福，是應該而且必然的。

不過，由於好戰份子過份地宣傳原子彈的威力，以致一般人見了原子能三個字，便立刻聯想到殺人的原子彈，而忽略了原子能的建設性的用途。這裏我們根据去年美國 Kiplinger 雜誌中的一篇文字，把這方面的常識介紹出來。原子能在和平方面的用途，可說是萬能的，問題只在人類是否認眞在這方面努力而已。

工業　美國的第一間原子能生產工廠，大概到一九五二年，就可以建立，說不定還可以提早兩年。通用電器公司已和杜魯門政府簽訂了合同，把這一種重要的科學建設歸他們一家獨營。

生產原子能的設備，和生產電力的沒有很大的分別，只是煤爐換上了一個原子堆（atomic pile）而已。數十萬人口的城市，只需要幾磅重的原子能原料，就能夠生產巨量的「能」，足用整整一年。可是，在我們能夠展望到的期間內，我們還是要用煤、油和水力作為工業動力的主要來源。

原子能生產簡化以後，工業落後和缺煤的國家，就可以利用原子能來迅速改善人民的生活了。現在英國正積極研究原子能，健立小規模實驗工廠，希望在一九四八年，就可以實驗產生原子能。英國是缺煤的國家，原子能生產一定比電力生產更經濟。蘇聯疆域廣闊，運煤不方便，將來原子能生產也許要比美國更發達和普遍。

航業　原子堆所發放出來的輻射線，是能夠殺傷生物的，所以要用很厚鉛塊和三合土層把原子堆包鎖起來，才能夠使用。這樣，一個原子堆大約就有一百噸重，再加上複雜的駕駛機件，機器就大得不適宜火車頭使用了。不過，現在電動的火車，將來可以改用原子能。

巨大的輪船是可用原子能的。據很多專家們的預測，在十五到二十年內，輪船可以用原子能來駕駛。這樣，一艘新輪船下水後，幾乎就不用再添購動力原料了。

美國費阿查爾德飛機製造公司，現在正竭力研究用原子能推動的噴射式軍用機的製造。據說這項計劃已經「離開藍圖階段」。可是，如何封鎖或利用原子輻射的新辦法，還是渺茫得很。本來準備於一九五〇年問世的原子能飛機，恐怕不能不延期實現了。

原子能的汽車什麼時候會在馬路上出現呢？這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據一家美國刊物的預測，若果在一九七〇年能夠聽到有一輛原子能汽車出世，那就算幸運了。這因為，生產原子能的機器，是那麼笨重，而汽車又是那麼輕巧，若果要把一百噸重的機器壓縮成一隻小箱子，或者要研究出一個貯蓄原子能的辦法（好像蓄電池貯蓄電力一樣，）那就非再有長久的時日不可了。

礦業　從原子能的研究，我們知道可以用輻射性的同位素作為追蹤劑來透視各種物質。油礦工程利用這個原理，就可以探驗油區的地質構成。把流質的追蹤劑和泥土混合，灌入地層去，那不但可以探出油藏的份量，而且可以知道油層裏有多少水份，和地層的堅度了。此外，追蹤劑的原理，也可以用來改良煉油的工程。

合金的分子構成量，鐵和鋼所含的硫磺和燐的分量等，都可以用追蹤劑來測量。據說，由這方面的研究，汽油渦輪（gas turbine）的效力馬上就可以改善。

輻射原理的用途實在太大了，主要的有下列各項：測探裂痕、測探水位、試驗化學混合物的同類物、測探外來物體的位置等。輻射性同位素的原理的發明，對下列各種工業，將有極大影響：電木、人工樹膠、汽油、化學工程、冶金學、製藥學、攝影學、X光攝影學等。

化學　氟本來是可以用作冷藏、冷氣、導熱體、殺蟲劑、染料、人造玻璃等，可是它是苛性的，有毒而不穩定。所以戰前在市面上買不到。現在，利用原子研究所得的新方法來加以改良，很多公司都有氟出售了。

科學家已研究出新方法，用紫外線衝擊燐原子，發出強光。所以現在我們已可以獲得價格低廉的光明。

據說輻射線也可以用來清濾食水和給溝渠消毒的。

我們知道，植物的葉綠素可以吸收日光的能，轉變為有機的碳氫化物，貯藏起來，準備慢慢使用的，這種化學作用，叫做 photosynthesis，也是動物得以生存的重要化學作用。現在，由於原子能的研究，科學家將可直接利用取之不竭的太陽的能，供人類之用了。

農業　原子能對於農業的影響是很大的。最近研究出來的幾種化學物，可以隨意殺死某種植物或延擱某種植物的生長。可是科學家只知道「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中有一種叫「2,4-D」，可以殺死田裏的雜草，而對牧草却沒有損害。現在，科學家們正利用「追蹤劑」來探求其「所以然」。此外，科學家們還獲得新的方法，可以使蘋果在未成熟前不會掉下樹來，使香蕉停止成熟，使洋芋的皮面沒有「眼」，可以使番茄沒有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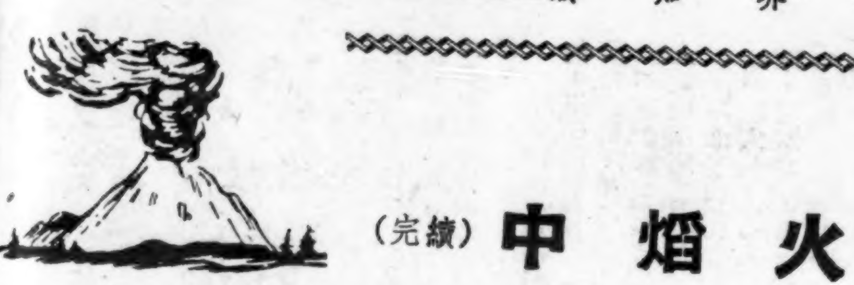
改良土壤、增加生產等農業改良計劃，都正在等候着科學家們利用輻射同位素作為追蹤劑的原理來實現。

醫學　對於醫學，原子能還不知說是福是禍。因為原子輻射是有很大的殺傷能力的，偶一不愼，就會產生不幸的結果。可是利用輻射性的同位素，我們已漸漸了解人體的活動情形、疾病的原因、和痊愈的道理。

人體的細胞是不斷地新陳代謝。現在科學家們用氫、碳、和氮的同位素來作為追蹤劑研究人體內部的活動。結果知道了人體的血的一半，每十二天就要換一次，肝的蛋白質每六天就完掉換過了。追蹤劑也可以用來檢查荷爾蒙（內分泌）維他命和其他藥物的本質和作用。

將來，原子能的研究不但可以治病，據說還可以延長人類壽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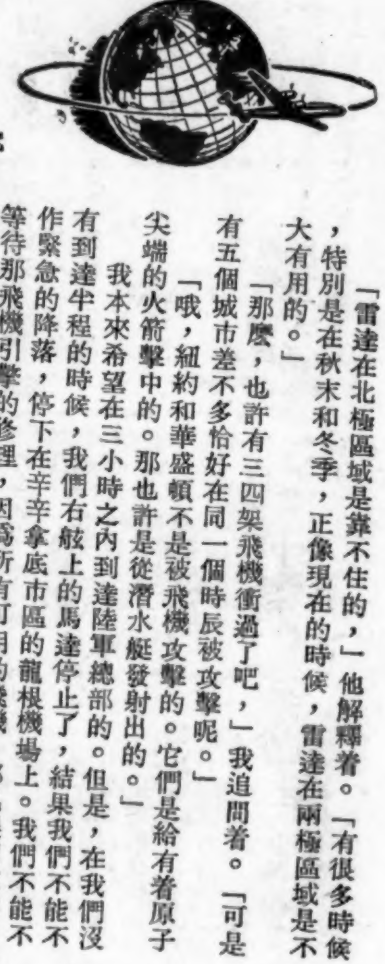
星球間的旅行——嫦娥奔月是一個神話，可是科學家們預言不久就有可能成為事實了。不過，我們還是先把這個地球弄好了再說吧。否則我們到了月球也會一樣的打起架來，一樣的可以用原子彈自相殘殺的！



假想美蘇戰爭

世界在火焰中（續完）

美 Engel與Piller合著
葉 夢 殊 譯



「雷達在北極區域是靠不住的，」他解釋着。「有很多時候，特別是在秋末和冬季，正像現在的時候，雷達在兩極區域是不大有用的。」

「那麼，也許有三四架飛機衝過了吧，」我追問着。「可是有五個城市差不多恰好在同一個時辰被攻擊呢。」

「哦，紐約和華盛頓不是被飛機攻擊的。它們是給有着原子尖端的火箭擊中的。那也許是從潛水艇發射出的。」

我本來希望在三小時之內到達陸軍總部的。但是，在我們沒有到達半程的時候，我們右舷上的馬達停止了，結果我們不能不作緊急的降落，停下在辛辛拿底市區的龍根機場上。我們不能不等待那飛機引擎的修理，因爲所有可用的飛機，都已趕到被炸的城市去了。

在我們接近機場的時候，我們從機中已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形有些不對了。無數的燈光照着通向城中的每一條路以及跨越着哇海哇河到肯多基州考文頓的大橋。辛辛拿底在那一夜沒有燈光管制。當我在降落的時候，我的不安的情緒也高漲起來了。

在機場上，我見到一大羣的人，是我從來在任何機場上所未見到過的。他們擠滿着休息室、購票房、餐室、以及在建築物最後面的行李房。他們還擠滿了飛機庫和空運司令部的建築。他們還塞了房屋之間的空隙。

這一大羣人在那裏，只有一個念頭—離開辛辛拿底。他們從得到蘇聯原子彈攻擊的消息開始，就到機場了。他們要搭飛機去「任何小市鎭，不管那裏都可以」。「這地方在下次一定要輪到了，」是掛在每個人口上的一句話。

自然，飛機早已停駛了。但是大羣的人還是留着，希望和要求着在「下一班飛機上的一個位置。」什麼人穿着制服進來的—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會碰到不可想像的用巨額金錢來疏通，只要「載我離開這裏。」

離開機場不遠，是一條通向東去的大道。路上的汽車喇叭聲，在機場的人聲喧囂之外，還是可以聽到。我跑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種情况。

道路被一種不可想像的車輛擁擠所阻塞了。汽車、卡車、舊時的軍用車輛、馬拖的木車、機器脚踏車和脚踏車—上面堆滿了一切個人的物件—巳經結成緊緊的一堆，完全移不動了。似乎每一個辛辛拿底的居民，不在機場上的，就都在路上了。他們都巳從城中逃出來，希望到鄉下去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哭着的孩子們和咀咒着的大人，增加了混亂。孩子顯然巳經在路上走得太久了。大人們則是充滿着恐懼和疲勞。祇有走路的還能慢慢向前進呢。

我回到機場，看着我的飛機的修理。兩個空運隊的機匠，T3勃利脫巴和T4高爾德，告訴我那天早上這城中所發生的情況

「當五個城市被炸的消息傳來時，辛辛拿底差不多發瘋了」，勃利脫巴說。「在二點鐘，鋼鐵廠和機械廠和辦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每個人都要趕回家，帶着家人出去。他們要回家並不容易。許多公共汽車夫和出差汽車夫，也都走了。」

「友寧車站還是塞滿着人，」高爾德插下來說。「也許有五萬個人。他們塞滿了每一輛火車—正像上次戰爭中一樣—但是大部分的火車都不知道往那裏開才好。」

直到半夜時候，飛機才修好，在早晨二點過一些，我才到了陸軍總部。然而，我還是立刻被送到密爾頓·斯班塞准將的辦公室，他是軍事情報處的主任官。我先給他簡略地報告一下我所見的情形，然後在他請求之下，我再定下來口述一個完全的報告。

我在早晨八點鐘作完了報告，然後跟將軍去總部人員叫做「地道咖啡室」的陸軍地下小咖啡室去進早餐。

將軍把紐約、華盛頓、辟茲堡和第得律被炸的詳情，第一次告訴了我。

「紐約和華盛頓都被炸中了兩次」，他開始說。「紐約的一個原子火箭機落在布洛克林海軍船塲附近；另一顆在曼哈頓的，落在麥迪遜廣場附近。在華盛頓，兩個原子火箭機，都落在聯邦政府建築區的一二哩左右地方。虧得我們有先見，把最重要的軍事機關都搬出城來了。

「落在第得律的炸彈，是一顆從飛機上投下來的正常的原子彈；那跟落在芝加哥，炸中華倫區公所的一顆是一樣的。那是在第得律的北面。你知道，上次大戰中出產克萊斯勒坦克的軍火廠是在什麼地方。華倫區是有着很多軍火廠的。

「在辟茲堡，爆炸的中心實際上是在城外，在阿里根尼河的一個支流方面。那裏在爆炸圈內，祇有一二個重要工廠和不大多的房屋。俄國人對於目標的瞄準不算好。不過，那裏還是有着二萬人的死傷。」

我插上去說，「我想着下次該輪到誰了。」

「每個人都想他自己會輪到，」斯班賽將軍回答說。「昨晚你在辛辛拿底見到的情形，在全國每一個大城市都發生着呢。」

「這對於我們的軍火生產不要糟糕了嗎，將軍？」我問。「我們的大部分彈藥還是從戰前的工業中心來的，是不是？這樣不是毀壞了我們的軍事工業了嗎？」

「是的。」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要怎麼辦的，一部分巳經辦了。從現在開始，全國將有一個絕對的新聞封鎖—是由軍事人員而非文職人員執行的。以後如果有必需，我們還要宣布戒嚴—使人民晚上不得停留在街道上。」

「這些都是例外的警戒辦法，」我說，「它會幫助我們防止

夜間轟炸。但是生產的問題怎樣解決呢？那會漸漸增加困難起來的。」

將軍慢慢地說：「我們會宣布全部戒嚴的。我們只能乾脆地把全國的一切都放在軍事管理之下。我非常不願這樣做。這是一個民主國家，有着頂好的民主傳統。我們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和一九四一—四五都打過勝仗而沒有損失到人民的權利。我們在打仗進行的中間，並沒有需用過份的暴力。但現在我看沒有別的辦法了。

「我們有大批的城市居民都會拋開了他們在軍需工廠和主要業務中的工作，除非用強迫辦法叫他們同來。他們有的還會再逃走，除非用刺刀壓着他們從事工作。

「孩子們和非必需的人民，當然立刻要從城市中疏散開去」，他說下去。「我們舊有的疏散計劃，現在必須嚴格執行了。還有，我們對於工廠的疏散，也必須認眞去做了。但是那需要時間的。同時，人民必須維持在原來的軍需工廠裏工作，而且要用一切方法把他們維持下來。」

「我想，當他們可以鎮定下來的時候，」我插進去說，「多數的軍火工人是會自動同來工作的。」「我相信他們會」，斯班賽將軍同答。「美國人民是和任何別的人民一樣愛國的。但是，你要知道，恐懼是無法壓制下來的，特別是在平民方面，而當你又無法打擊同去的時候。一個兵士在面對敵人作戰的時候，會消失他的恐懼。一個平民卻只能拖着走，他在危險的時候就逃開，那是天大的自然事情了。

「但是我們想到的還不祇這一點。有一個問題常常存在着：許多人是反對戰爭的，他們要求談判和平。我們在這樣生與死的鬥爭中間，不能忍受這樣的事情。我們能採取最強硬的可能辦法。取消人身保護法，把平民的紀律問題交給軍事法庭去管理。

「我想我們還需要實施一種『防範的逮捕』，阻止可能搗亂者的活動。我覺得把久未施行的國內郵政檢查恢復起來，也不足爲奇的。我們當然要把軍事人員派到每一個平民機構，包括工會裏面去，防止有什麼思想會造成騷動起來。」

我不自覺地噓了一聲。「我想這是不容易教大家接受的吧，將軍。」

斯班塞將軍把身子向前傾一點，沉重地說：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理由了。這個戒嚴令的宣布已準備齊全了。它只等着總統簽字。它需要報紙和像你一樣的無線電廣播員把它宣揚一番，使它可以達到廣大的民衆方面。他們必須接受它和擁護它——而國內的每一個新聞記者必須幫助我們，使得他們會立刻擁護它。」

ONE: The original plan conceived by the 16 nation Committee of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WO: The American version presented to Congress by President Truman...

CEEC wants Europe to stand on its own industrial feet...

U. S. keeps them begging for relief handouts...

CEEC wants Europe's countries to trade with each other...

U. S. anti-Communist policy would obstruct cooperative trade...

CEEC wants all countries to rebuild together

U. S. wants to fatten Germany first

CEEC wants participants to cooperatively settle their own economic programs

U. S. wants to hold all the strings

兩個馬歇爾計劃

第一個（左）、一、由十六個歐洲國家組成的歐洲經濟復興委員會草擬方案。二、歐洲經委會要求歐洲能依靠自己的工業獨立。三、歐洲經委會要求歐洲各國互相通商。四、歐洲經委會要求各國共同努力從事復興。五、歐洲各國要求參與國合作解決經濟方案。

第二個（右）、一、杜魯門總統送交國會的美國官方馬歇爾計劃。二、美國要他們不斷地哀求施捨。三、美國的反共政策阻擋了彼此的貿易。四、美國要先把德國餵肥。五、美國要操縱一切。

讀者·作者·與編者

彭澎先生：

一、日本民主黨爲進步黨前身，確係犬養健、蘆田均等所組，進步黨事實上似已不存在。

二、「近東」係指地中海南岸及東岸國家，西起舊法屬北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及突尼斯），經過舊義屬利比亞、埃及，東至地中海東岸的土耳其、敍利亞、黎巴嫩、巴力斯坦外約但和紅海沿岸沙地阿拉伯、葉門和亞丁。

「中東」一詞原指中亞細亞各國，北起今日蘇聯中亞各共和國，南至波斯灣到阿拉伯海的阿曼，西起伊拉克經科威特而至阿富汗。但最近美國爲向東方擴張，他們所說的「中東」，都把「近東」各國也包括了進去。

「遠東」指東部及東南亞洲各國及太平洋西部各國，卽西起印度、經過緬甸、暹羅、馬來亞、越南，經中國、日本而至中太洋各島；北起蘇聯遠東各國，經朝鮮、外蒙古、中國、非律賓及印度尼西亞而至澳洲。

一三四二二定戶：

（一）歇斯底里係英文 hysteria，是神經病的意思，往往特指婦女的憂鬱病；（二）大棍子政策或譯作巨棒政策，指以武力爲後盾，執行強硬的政策；（三）苦迭打係法文 Coupdetat 的音譯，意卽政變，指自上而下的推翻政權的行動，與「革命」的意義不同。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九期